

貓頭鷹書房 10

# 語言的死亡

## Language Death

語言的死亡就代表文化的滅絕，《英語帝國》作者最新力作

✻ 大衛·克里斯托 著 周 蔚 譯

全世界到底有多少種語言？  
它們正以怎樣的速率邁向死亡？  
語言死亡的嚴重性何在？  
對我們有什麼損失？  
能夠挽救嗎？又該如何行動？  
本書提出了迫切的問題，  
也指出有趣的答案。



台灣師大英語系  
教授 黃美金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主任委員 尤哈尼  
山海文化雜誌社  
總策劃 孫大川  
推薦序

## 貓頭鷹書房

有些書套著嚴肅的學術外衣，但內容平易近人，非常好讀；有些書討論近乎冷僻的主題，其實意蘊深遠，充滿閱讀的樂趣；還有些書大家時時掛在嘴邊，但我們卻從未看過……

如果沒有人推薦、提醒、出版，這些散發著智慧光芒的傑作，就會在我們的生命中錯失——因此我們有了貓頭鷹書房，作為這些書安身立命的家，也作為我們智性活動的主題樂園。

貓頭鷹書房——智者在此垂釣

**語言的死亡** 本書論述語言死亡的意義和成因，強調語言環境如同生態環境，越是具多樣性，各個語言之間更能豐富彼此，使整個大文化體系越發強健。書中不只包含智慧的論辯，還有某些瀕危語言的現況描述，激發讀者對此現代性及全球性現象的思考，並提出實際因應措施的建議，對於欲深入探求此議題的讀者，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案頭書。

**作者簡介** 舉世知名之頂尖語言權威，著有暢銷名著《劍橋語言百科全書》、《劍橋英語百科全書》及《英語帝國》（貓頭鷹出版）；並主編《劍橋百科全書》（貓頭鷹出版）、《劍橋簡明百科全書》、《劍橋人物百科》（即將由貓頭鷹出版）及《劍橋知識大百科》。克里斯托不只是馳名國際作家、雜誌編輯、講師與廣播主持人，更於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五年間擔任雷丁大學語言學教授。一九九五年獲頒OBE (Official British Empire)，表彰他在語言研究和教學方面的貢獻。

**譯者簡介** 周蔚，現為專職譯者。

# 語言的死亡

**Language Death**

大衛·克里斯托 著



貓頭鷹書房 10

# 語言的死亡

## Language Death

大衛·克里斯托 著

周蔚 譯



貓頭鷹出版

# Language Death

Copyright©2000 by David Crystal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00 by Owl Publishing House,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貓頭鷹書房 10

ISBN 957-469-262-0

## 語言的死亡 Language Death

編 著 大衛·克里斯托 (David Crystal)

譯 者 周 蔚

主 編 陳穎青

執行編輯 林毓茹

編輯協力 吳莉君

封面設計 郭佳慈

電腦排版 良如數位工坊

出 版 貓頭鷹出版社

發 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 2396-5698 傳真：(02) 2357-0954

網址：http://www.cite.com.tw

郵撥帳號 1896600-4 戶名：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F, 504室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新馬發行 城邦（新馬）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E-mail：citekl@cite.com.tw

電話：(603) 2060-833 傳真：(603) 2060-833

印 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 2001年3月

定 價 300元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語言的死亡 / 大衛·克里斯托 (David Crystal)  
作. ; 宋傳航譯. -- 初版. -- 臺北市：  
貓頭鷹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1 [民90]  
面：公分 -- (貓頭鷹書房：10)  
參考書目：面  
譯自：Language Death  
ISBN 957-469-262-0 (平裝)

1. 語言學

800

89018391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 中文版序

# 復振台灣原住民語言：你我之責

黃美金

今年九月，趁著人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研究之便，前往北卡羅萊納州，參加夏洛大學（Charlotte University）及瀕危語言基金會（The 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所舉辦為期四天的研討會。會中除聆聽來自全球各地從事瀕危語言拯救工作的學者專家精湛之研究報告、分享他們寶貴的工作經驗外，也瀏覽了會場中所展示的書籍。《語言的死亡》（Language Death）一書當時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很想一睹為快，只可惜會場中書籍無法直接購置。孰料剛回國，貓頭鷹出版社即邀請我為《語言的死亡》一書之中譯本寫序，欣然答應，如是得以提早拜讀全文了。

語言會死嗎？是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語言極可能因天災浩劫所引起的語言說話人數遽減而消失；語言也可能因異族入侵、外族統治所造成文化淪喪而導致死亡。總之，語言會死是個不爭之實。「台灣原住民語言會死嗎？」也許這是大家所關心的下一個問題。



台灣是個多族群、多文化、多語言的環境，語言包括有國語、閩南語、客家話及為數不少的南島語言（Austronesian Languages，即眾人口中的原住民語言）。如本書作者所言：「語言的角色，無所不在。……語言是體現他們社會、歷史整體面貌的寫照。……語言是傳達過去曾經發生過的大遷徙、戰爭、……的媒介；語言是他們儀禮的主要機制，……將他們對精神世界的信仰，傳予後世子孫的工具；語言是表達他們社會關係網路的載體，語言也持續不斷將他們和山川物象的互動，記下注腳」。是故，學習自己的母語是人與生俱有、他人所不能剝奪的權利，因此台灣境內的人民理應有權學習自己的語言，而所有的語言也應該要共存共榮、彼此互重。然而由於台灣早年的生態環境及異族統治，再加上晚近五十年來政府的「獨尊國語」政策，不少原住民語言慢慢地消失了。消失的情形可以從愈來愈多的原住民青年、小孩不會說父母語言而得知。想到這些語言不斷在消失中，內心真是不寒而慄。雖說這些語言並非個人本身的母語，但眼見他們逐步走向死亡之終點，吾等豈可坐視不管呢？

如何拯救這些瀕危之台灣原住民語言？《語言的死亡》一書中第四章對拯救瀕危語言所要採取的行動，有頗詳盡之述說，今整理列示如下：

（一）蒐集資料，描述語言，編纂基本語法書和字典，建立影音檔案，製作族語教材等；

(二) 學界協助運用媒體力量，設計合適宣傳活動，在國際、國內、地區、地方上全面募款。

有關這些工作，國內政府機構已經開始著手進行其中部分工作，例如：教育部國教司數年前已委託相關縣市裡的某些學校編纂原住民族語教材各四冊；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也依據「原住民族文化振興與發展六年計畫」，除請原住民族各群蒐集語料、編纂語彙書外，同時也規劃在二〇〇一年開始推展族語字典之編纂工作。另外，國內一批研究原住民族語言結構多年的語言學家也已編輯出版了一套《台灣南島語言叢書》，其中共包括了十三種原住民族語言之參考語法。

上述正在進行或已完成之工作，除了主要是由教育部和原民會等政府機構指導執行外，語言學家之投入亦是促成這些工作順利完成、不可或缺之要素之一。當然如同《語言的死亡》一書作者所述，要想成功地完成上述語言之拯救活動，下面的工作亦是刻不容緩的：

(一) 建立族群積極的態度：協助他們認清語言消失之後果，提高他們的士氣，讓他們對自己的語言有自信、有自尊、有榮譽感。

(二) 凝聚族群的力量：族群裡每個人都應以自己語言是否得以傳世作為自己的責任；語言永續的基礎，一定要建立在族群裡的每一戶及每一個人身上。

思考如何拯救瀕危的台灣原住民語言之際，紐西蘭毛利族人「語言集」的成功經驗是值得我們做效。雖然兩國國情不同，我們不能將毛利族人的經驗照單全收，但該族「由下而上」的復振模式委實是我們原住民各族群應該要學習的地方。原住民語言是否能夠復興成功，端賴族人是否覺得自己的語言值得流傳下去，是否能夠自動自發地負起拯救的責任，而不是一味地希望族群外的基金會、保存協會或學校等團體來扛負這責任，否則該語言就沒有得救的機會了。不過，誠如本書作者所言，瀕危語言如果完全無法打進學校體系內，那麼這些語言的未來就註定是黯淡無光；反之，若把復興瀕危語言的所有責任全數推給學校體系，也註定要成效不彰，但是瀕危語言的教授至少要納入小學和中學這兩部分的體系中。

在邁進新世紀的這一刻，我們很高興國內的原住民語言能被納入國民義務教育正式課程中，自九十學年度起，國小、國中的學生就可以有修習這些語言的機會。然而語言教學如果沒有好的語言教材，沒有好的語言師資，則這語言教學將難逃失敗之厄運。綜觀國內現有的原住民語言教材，往往因編纂者不諳語言教材編纂原則，不了解語言結構之特色，也不明白兒童學習心理，以致大部分教材並不適用於即將開始的原住民族語教學。教育部、原民會和其他相關單位如何協助修訂現有教材或重新編纂適用教材，是刻不容緩要務之一。又者，原住民族語教學即將開始，但

全國所需要的一千多名稱職族語教師卻無處可覓；師資培訓工作已屬燃眉之急。教育部、原民會和國內師資培訓機構亟需密切合作，共同規劃出一套適切之族語教師培訓課程，同時全面展開族語師資培訓工作。

回首十三年來從事原住民語言調查和研究之過程，及積極參與原住民泰雅語師資之培訓工作，心中感觸良多。原本可以舒舒服服地躲在個人研究室裡，分析自己較為熟悉、不須仰賴他人提供語料的漢語結構，同時也不須爬山涉水、千里跋涉地深入部落裡蒐集語料，然而眼觀這些原住民語言逐漸凋零，而族群又缺乏適職之語言學人才，若任由這些語言消失殆盡，我們這一代真要愧對後代子孫了。每思及此，無不隨時提醒自己更要更積極地去調查及研究台灣原住民語言結構，更努力地去灌輸原住民族人語言學基本概念，期能培育稱職之原住民語言學者。

很高興《語言的死亡》這本書能翻譯成中文，希望國內所有關心原住民語言前途的原住民及非原住民朋友們都能來閱讀這本書，進而了解如何協助國內這些瀕危語言復振，使其起死回生。謹希望在推動台灣原住民語言永續的旅程中，你我能攜手合作、互勉互勵。

黃美金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研究專長為台灣南島語言、田野調查及功能語法。



■ 中文版序

# 語言的死亡是族群的大浩劫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

非常榮幸，尤哈尼能為貓頭鷹出版社譯版的新書——《語言的死亡》寫序。猶記得小時候，由於部落極為封閉，族人少與外界接觸，外人亦鮮少來到部落，小小的心靈，單純地認為，布農語是每一個人都會使用的語言。及至進入位於部落下方的國小，開始接觸「國語」，才發現原來布農語不是唯一的語言。再仔細聽其他同學的交談，又發現同學有講「福佬語」或「客家話」，慢慢認知原來不同的族群，皆有不同的語言。就讀國小階段，適逢政府大力推行「國語」，在校禁止講方言說母語，但由於國語只懂一點，加之又有濃厚的原住民腔調，常說出令人噴笑的破音字發音，與同族同學很自然地使用起族語交談，因而常常被校方在胸前掛上「不說國語」的罪狀狗牌，或遭一次五毛錢的罰款，這對貧窮的原住民學生，平日難得一毛零用錢，可謂重罰。然而在那個時代，族人學生仍甘冒風險，勇敢地講自己的母語。

年歲漸長，離開部落就學就業數十年頭，每每回到族人部落，部落總是以最快的速度，作極

大的變化。道路拓寬平坦了，舊房屋折毀更新了，部落車輛增加了，已經看不到有人穿縫補過的衣服，年輕人的髮型亦趕上了時髦漂染。這些改變令人欣慰，但唯一覺得遺憾的是部落兒童已經不像我孩童時代，個個都能以母語交談，甚至連阿公、阿媽與孫子談話，都要勉強使用自己不懂的「國語」。部落的母語聲已經稀落，漸漸走向死亡的邊緣。

這十餘年來，尤哈尼參與從事台灣原住民民族社會運動，除了原住民土地權，正名及還我姓氏等權益運動，原住民亦意識到「語言死亡」的警訊。實際上台灣近四百年來，平埔族群諸如：凱達格蘭族、雷朗族、噶瑪蘭族、道卡斯族、巴則海族、巴布拉族、貓霧束族、安雅族和西拉雅族等，因漢化而致使其語言死亡，這實在是台灣歷史族群的大浩劫。此外，日月潭邵族的母語，亦因漢化程度的嚴重，僅存五根手指頭不到的高齡者，能勉強說幾句邵語，如果這些老人有一天全部別世，台灣又要為「死亡語言」舉行告別式了。其他現有原住民族群的語言，亦有的已標上「已進入加護病房」，是值得政府當局及原住民民族本身高度重視並因應。

這本貓頭鷹出版社譯作《語言的死亡》的問世，經認真拜讀後，尤哈尼有極深的感觸，願意在此與關心「語言復興」或「語言拯救」的人道關懷者共勉分享。

其一，弱勢族群的「母語安樂死」。

基本上，我們願意假設或相信，每一個族群都愛他們自己的母語，而且亦願意盡一切所能，

來保存或延續族群的語言。然而今日所呈現的事實，原來全世界語言總數約有六、七千之譜，過去一世紀裡，世上平均一個月有兩種語言死亡，全世界的語言有四分之一的說話人不到一千。我們經由本書統計數字來看，全世界的人口，有極大部分，集中在寥寥幾種語言裡。說話人超過一億的語言（華語、西班牙語、英語、孟加拉語、興地語、葡萄牙語、俄語、日語），加起來總數二十四億。若再把說話人數前二十名的語言全加進來，總數成了三十二億，超過全球人口的一半，意即全世界百分之九十六的人口，所說的語言只佔世界語言總數的百分之四。從強勢族群說話人數越多，及弱勢族群說話人數消滅的跡象顯示，語言「致命的吸引力」乃是：強勢族群頻頻向弱勢族群招手、使弱勢族群甘願放棄抵抗語言死亡的掙扎，以安樂死解脫所屬母語包袱，進入強勢族群語言的「極樂世界」。

其二，母語是族群認同的身份証。

從世界歷史的觀察來看，強勢國家或族群，每每以武力征服或統治弱勢民族，皆會竭盡所能，摧毀或消滅一個族群的文化與語言，因為語言是族群認同與整合的力量。因此所謂「母語滅，族群亡」，印証了母語是一個族群延續的生命靈魂。

台灣的平埔族，對語言的消失與死亡，有非常切身悲痛的歷史經驗。早期平埔族群，分佈台灣西部嘉南平原，每每入侵台灣的外來者，由台灣西部沿岸登陸，平埔族群往往是這些異邦異族



的首當其衝者，其漢化越深母語盡速消失，族群認同亦漸消亡。

今日台灣官方列為原住民族的族群，諸如：阿美族、泰雅爾族、排灣族、布農族、魯凱族、普悠瑪族、賽夏族、鄒族、雅美族等族群，許多年輕人及孩童，漸漸對其母語生疏，加之台灣社會長期對原住民母語營造不利的環境，及原住民父母以功利主義故意忽視母語傳承，認為母語對其子女未來的升學就業或前途沒啥幫助影響，甘願花大把鈔票從小讓孩子補習英語，而將母語刻意捨去，未來的原住民後代因不會說母語，將失去族群認同感，與族群漸行漸遠。

其三，挽救母語還有希望。

讀完《語言的死亡》這本書，讓我深深感動的是，本書提供了挽救母語的信心與希望工程。雖然語言的死亡是族群的浩劫，但如果仍有一線希望，即使今日台灣有些原住民母語面臨死亡的陰影，我們不應放棄任何機會，作挽救或起死回生的奮鬥努力。本書提起拯救母語，可藉助提高語言族群尊嚴，法律權力、增加財富、教育語言文字化、利用電子科技等，確實是今日台灣原住民族拯救語言應該努力的方向。拒絕語言的死亡，最重要的是族群強烈的民族認同，族群的意識覺醒及傳承母語的使命，另外居支配地位的強勢族群，有尊重支持語言多樣的心態，提昇原住民族的社會地位，文字化及科技化的學習等，都是挽救母語不可或缺的希望工程。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未來的施政項目中，母語的傳承與學習，是一項重要的原住民族政策。